

論觀音與西遊故事

張靜二

(作者為本校西洋語文學系兼任副教授)

摘 要

百回本「西遊記」中的人物除了取經五聖外，以觀音最為重要。觀音的出身首見於釋典。他本為男身，但隨着佛教東來，經過一千年的流傳，却變成了女身，其住處由南天竺補怛洛迦山遷至浙省普陀山，其形象亦多有變動。至於觀音的前生為妙善公主的說法，在「香山寶卷」裏有相當圓通的處理。「西域記」和「慈恩傳」中的觀音為男身；玄奘在取經途中曾向他禱求而安渡沙河。「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和「西遊記」雜劇裏的觀音為女身；「詩話」中只略微提到觀音，「雜劇」中的觀音則積極參與取經之事。百回本中的觀音，面貌更清晰，慈悲更廣大，對於取經之事的參與也更積極。她除了安排厄難外，還教育五聖——尤其是悟空——以助成他們獲得救贖。觀音是百回本中的典型慈母，深受五聖的敬仰與民間的崇拜。

百回本「西遊記」(以下簡稱「西遊記」)(註一)中的人物以取經五聖為主，而以其他神佛仙妖與凡人為輔。光就「西遊記人物辭典」(註二)上所列的來說，這些居於輔位的角色就有三百廿四條之多。若將南北二神、四大天王、四大金剛、四值功曹、五岳四瀆、五方揭諦、六丁六甲、九曜惡星、瀛州九老、十二元辰、二十八宿、盤絲洞七佳人、勁節十八公以及玉華縣三王子分開計算，其數高達四百卅四條。再加上許多無名的天兵天將、山神土地、蝦蟹魚鼈、妖魔小醜與凡夫俗子，則總數當以百萬計。然而，這些角色在全書四十四個故事(註三)中出現兩次或兩次以上的，凡人裏僅有唐太宗；仙佛神妖方面除了擔任護法的天神外，只有佛祖、觀音、玉帝、哪吒、惠岸、李老君、李天王、太白星、二郎神、紅孩兒(後為善財童子)、黑熊精(

後爲落伽山守山大神）、牛魔王、金頂大仙、靈吉菩薩、文殊菩薩、普賢菩薩、黎山老姆、四海龍王、南極壽星、火燄山土地（原係兜率宮司火道人）、通天河老鼉等寥寥幾個而已。就取經一事來說，佛祖是主謀，玉帝、李老君和太白星是贊助者；他們在「西遊記」書中都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但跟取經五聖接觸最多、最表關切的，還得推擔任實際策動一切的觀音。

儘管觀音的地位如許重要，但歷來的學者泰半將其研究的焦點對準西遊五聖中的唐僧、悟空和八戒三人，而觀音則鮮獲應有的注意，故實有詳加探討的必要。觀音的出身首見於釋典；欲瞭解「西遊記」中的觀音，遂不免要先就釋典考察一番。觀音本爲男神，但傳到中土後却變爲女身；由於其變性的過程牽涉甚多，說法紛歧（註四），且非本文重點，故不擬妄測。不過，「香山寶卷」（註五）頗能融通釋典諸說，將採爲着眼的對象。準此，本文擬先從釋典及寶卷入手來對觀音略作一番身家調查的工夫，然後就五部與西遊故事直接有關的作品進行探討，期能剖明觀音與西遊故事之間的關係。其中，「大唐西域記」（以下簡稱「西域記」）（註六）和「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以下簡稱「慈恩傳」）（註七）本應歸於釋典，但因係屬西遊故事的史料，故不擬併在首部討論。「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以下簡稱「詩話」）（註八）和「西遊記」雜劇（以下簡稱「雜劇」）（註九）爲「西遊記」前與西遊故事直接有關的文學作品，擬並列討論；而由於「西遊記」是西遊故事的總結集，則擬最後討論，做爲本文的重點。

壹、釋典與寶卷中的觀音

觀音的全名阿耨盧枳低濕伐羅（Avalokitesvara），通常意譯爲觀自在或觀世音；觀音爲其略稱（註十）。他是西方三聖之一，又是法華四大菩薩中的一位，於釋典中屢見，在佛門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其出身固然難免會多少蒙有神秘的色彩，照說也該跟釋迦牟尼同樣可稽才對。問題是：印度佛國以時間爲假法，不重史書，以致釋典對他的記敘，多有分歧。據「悲華經」上說，觀音的前生是刪提嵐轉輪聖王無諍念的太子，名叫不胸。當時，寶藏佛出現於世，轉輪聖王聽從大臣寶海的勸告，遂攜不胸與衆子從佛出家修道。其後，轉輪聖王在安樂世界成佛，號無量壽。不胸則在修道期間對寶藏佛發大誓願，說：

我之所有一切善根盡回向無上菩提，願我行菩薩道時，若有衆生受諸苦惱、恐怖等事，退失正法，墮大闇處，憂愁孤窮

，無有救護；若能念我、稱我名字，我天耳所聞，天眼所見，是衆生等。若不得免斯苦惱者，我終不成正覺。（註十一）

寶藏佛遂替他取名爲「觀世音」，號「一切光明功德山王如來」。又據「觀世音大勢至菩薩授記經」上說，觀音是過去無數劫在極樂世界中由蓮花化生的童子，名叫寶意；他也曾對佛發下弘願，「不求聲聞緣覺，惟修無上菩提，於萬億劫廣度衆生，誓取清淨莊嚴世界」；後來，他在七寶菩提樹下成正覺，號普光功德山王如來（註十二）。此外，像「大悲陀羅尼經」上說，觀音在修道期間，千光王靜住如來曾以「大悲陀羅尼經」相授，他就發願說：「若我當來堪利益安樂一切衆生者，令我即時身千手千眼具足。」他的誓願才一發畢，果然身生千手千眼；因此，他「亦名撚索，亦名千光眼」，佛號「正法明如來」（註十三）。而「楞嚴經」上則說，觀音因佛的教導，「從聞思修入三摩地」而得「與佛如來同一慈力」，「同一悲仰」；如來因他「善得圓通法門」，遂替他授記爲觀世音。（註十四）

以上關於觀音的來歷容或有異，但其爲男身則無可置疑。自從佛教於西漢年間東傳後，觀音亦隨着來到中土，然後展轉流佈，經過一段相當漫長的過渡時期，才由男變女。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上說：

余考「法苑珠林」、「宣驗」、「冥祥」等記，觀世音顯迹六朝至衆，其相或菩薩，或沙門，或道流，絕無一作婦人者……唐世亦然，蓋誤起於宋無疑。（註十五）

胡氏認爲這種「誤」實因元僧「謫陋無識」而造成；唐以前的塑像都不作婦人形態。他又說：

考宣和畫譜，唐宋名手寫觀音像極多；俱不云婦人服。李薦、董道畫跋所載諸觀音像亦然，則婦人之像當自近代始。

（註十六）

其實，北齊武成皇帝在臥病期間所夢見的已是「亭亭而立」的「美婦人」了（註十七）；足見觀音早在唐世以前就有了女身。不過，觀音的前生爲妙善公主一說，要遲到北宋才經確定。儘管妙善公主的傳說自宋以來多有出入，但大抵說來，其事迹可以簡結如下：

昔有一國王，號曰妙莊王。三女：長，妙音；次，妙緣；又次，妙善。善卽菩薩也。王令其贅，不從。逐之後花園；居之白雀寺。尼僧苦以搬茶運水；鬼使代之。王怒，命焚寺；寺僧俱燬於燄，而菩薩無恙如初。命斬之，刀三折；命縊以

白練帶，忽黑霧遮天，一白虎背之而去屍多林。青衣童子侍立，遂歷地府，過奈何橋，救諸苦難。還魂，再至屍多林。太白星君化一老人，指與香山修行。後莊王病惡，剜目斷臂救王。王往禮之。爾時道成，空中現千手千眼靈感觀世音菩薩奇妙之相，永爲香山顯迹云。（註十八）

收在「卍續藏經」裏的「從容錄」（註十九）和「編年通論」（註二十）都曾敘及妙善公主的事迹，但把部分釋典的說法融貫一氣的則當推「香山寶卷」（原題「觀世音菩薩本行經」）。佛祖曾在該書結尾處對四眾講述觀音的出身時，說：

「本山（指興林國惠州澄心縣香山）仙者，乃古佛正法明如來，於諸佛中慈悲第一，愍諸羣品，出現凡世，假入輪迴，化令同事，能捨一身，救接百萬，迷人歸於淨土，捨雙眼得千眼報，捨雙手得千手報。號曰千手千眼大悲救苦救難無上士。天人師佛世尊，即觀世音菩薩。汝等欲超三界，遵依奉行。」（註二十一）

觀音自己也在對諸賢談起往昔時，說：

吾於宿世，實（應作「寶」）藏佛時在無量淨王宮內曾作第一太子，出家行道。至今身心不倦，頭頭救拔，隨願化身。

：天上人間，慈悲第一；愛惜諸羣生，如護眼睛珠；衆等入輪迴，如箭射入心腑。因此，一念出現於人間，降生南瞻部洲，隱身東大海，山名普怛囉。時人不知踪，罕有識面者，以此現相，分身遍十方。往至興林國，托生妙莊宮。（註二十二）

「香山寶卷」相傳是宋普明禪師所作，裏面提到禪師本人於崇寧三年（西元一一〇四年）八月十五日在武林上天竺國因一老僧告以觀世音菩薩行狀而編成該書。儘管寶卷約到元代才有（註二十三）；但無論如何，觀音出身的種種說法透過這種演說佛書的作品而終趨調合。

觀音的住處也跟其性別同樣經過相當的變動。據「華嚴經」上說：「南天竺海濱之南補怛洛迦山（Potalaka）」（註二十四），其西南巖谷之中，泉流縈映，樹林蒼鬱，香草柔軟，右旋布地，觀自在菩薩於金剛寶石上結跏趺坐，無量菩薩皆坐寶石，恭敬圍繞，而爲宣說大慈悲法，令其攝受一切衆生。（註二十五）

釋教典籍裏提到的，亦都以此山爲觀音的住處（註二十六）。但妙善公主修造成佛的香山，却是另一處天地。儘管香山到底確在

何處說法不一（註二十七），却絕對是個山景殊勝的仙山福地。我們且以「香山寶卷」上的描述為例說明：

白雲鬧處名仙地，百花林內淨無塵。澗松千載鶴來宿，月中香桂鳳凰栖。那方萬姓能更善，並無半個不良人。金寶在地無人拾，太平晝夜不關門。無寒無暑常如此，有花有果永長春。八洞神仙爲商賈，終朝音樂應天鳴。東近琉璃光師國，南連孔雀佛明宮；西通長安極樂國，北達娑婆佛國城。上至毘盧無憂國，下至香水海龍宮。中間華藏眞淨界，旃檀紫竹翠羅城。左邊回龍山一座，淨瓶綠柳四時春；右邊伏虎懸崖石，頻伽鸚鵡探花迎。紅蓮白蓮開巖下，龍王龍女獻珠珍。前是獅象山拱奉，後坐擎天太隱峯。內有圓通磐石石，香積巖上恁安身。五彩祥雲常擁護，三光明朗永長春。碧天雲散家家月，天地春回處處花。（註二十八）

然而，這個洞天福地到了唐代以後，又有了變遷。據元僧盛熙明的說法，補陀洛迦山是因「唐朝梵僧來覩神變」才傳名於世的。該山「盤礴於東越之境，窅茫乎巨浸之中」，「東控日本，北接登萊，南亘甌閩，西通吳會」（註二十九）；這就是今浙江定海縣舟山羣島中的普陀山（即梅岑山）：

周圍僅百里許，環繞大海，憑高望昌國諸山，隱隱如青螺。東極微茫無際。日月出沒，上下若鑑。微風時來，雷轟雪涌，奇極孤迥，非復塵世也。山茶樹高數丈，丹葩滿枝，猶珊瑚林。水仙紫菽，芳菲滿地；金沙玉礫，的落璀璨。（註三十）

該山的名勝甚多；其中，紫竹旃檀林潮音洞就是觀音示現之所。

觀音既經變性，則其法相當然亦有過一番轉變。上文提過，觀音曾在發願利益衆生時，身生千手千眼。他在「大佛頂首楞嚴經」中亦自稱能現衆多妙容：

其中或現一首、三首、五首、七首、九首、十一首，如是乃至一百八首、千首、萬首、八萬四千燦迦羅首。二臂、四臂、六臂、八臂、十臂、十二臂、十四、十六、十八、二十至二十四，如是乃至一百八目、千目、萬目、八萬四千清淨寶目；或慈或威，或定或慧。（註三十一）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上也對他的形象有所描繪：

觀世音菩薩……身長八十萬億那由他由旬，身紫金色，頂有肉髻，……毗楞伽摩尼寶以爲天冠，……面如闍浮檀金色，

眉間毫相備七寶色；……譬如紅蓮華色，有八十億微妙光明以為纓絡。……手掌作五百億雜蓮華色，（用以）接引衆生。舉足時，足下有千輻輪相；……下足時，有金剛摩尼華布散一切，莫不彌滿。其餘身相，衆好具足。（註三十二）

另外，「請觀世音菩薩消伏毒害咒經」上說，觀音手持的楊柳乃是毗舍離國惡病橫行期間，其民往求菩薩時授以救護衆生的（註三十三）。

由於修得無上道而根本圓通，觀音不只首、臂、目多變，還能以種種形象遊諸娑婆世界。據「法華經」和「楞嚴經」上所載，觀音曾以佛身、獨覺、緣覺、聲聞、梵王、帝釋、自在天、大自在天、天大將軍、四天王、天王太子、人王、長者、宰官、居士、婆羅門、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女主、國夫人、命婦大家、童男、童女、天龍、藥叉、乾闥婆、阿修羅、緊那羅、摩呼羅伽以及人非人等三十二應示現（註三十四）。而其實，觀音的法力廣大，可依衆生「方便智慧」，或以布施，或以利行而化身億萬、隨類顯應。

上文提過，觀音曾發下宏願，欲在修成正覺後，廣度衆生。這正是佛門所謂的慈悲。「慈」指「愛憐」；「悲」即「惻愴」（註三十五）。「智度論」上說：「大慈與一切衆生樂，大悲拔一切衆生苦」（註三十六）。觀音以其慈悲為基點，憑着巍巍的「大威神力」，發揚十四種無畏功德，觀世言音、尋聲救苦；只要衆生一心頌其名號，皆平等濟度：火燒水漂、身繫枷鎖、臨當刑戮或齋齎歷險等固可解脫，飄墜羅刹鬼國或遭受夜叉騷擾以致怖畏侵心的，亦可除癒；甚至不但有求必應，「求妻得妻，求子得子，求三昧得三昧，求長壽得長壽」（註三十七），還可以遠離生、老、病、死、貪、瞋、癡與輪迴之苦，「往生極樂世界」（註三十八）。總之，觀音可施無畏力，使衆生淨除業障，獲致無量利益與安樂；稱頌觀音，必然「福不唐捐」，「多所饒意」（註三十九）。

俗文學中像「香山寶卷」之類的作品對佛書的演述雖多有出入，但觀音成道時，其法相亦是：

體挂纓絡，頭頂珠冠，手提淨瓶綠柳，足踏千葉金蓮，放大玉毫，遍周沙界，舒金色相，照耀乾坤，凜凜慈容，巍巍相好。（註四十）

也得千眼千手，有百億化身，具三十二相，

或現百寶珠冠體挂纓珞二九之容顏，或現白衣自在四八之妙相；或現大身，或現小身，或現全身，或現半身，或現紫金相，或現白玉容顏，或現頻伽淨瓶，或現紫竹綠柳，或現善財長者，或現韋天龍女，或現滿海蓮花，或現遍山毫光，百億分身，飛行自在。再有多種現相，未能盡宣其數。（註四十一）

她能聞千處禱告，能知百億世界。她以肉身菩薩降現塵世，正是要以其大慈大悲宏佈圓通、普濟羣生，以同登覺岸。

貳、西遊故事中的觀音

西遊故事中的觀音首見於「西域記」與「慈恩傳」，而「西遊記」以前的文學作品中與西遊故事直接有關的，則只有「詩話」與「雜劇」這兩部而已。以下將就「西域記」與「慈恩傳」、「詩話」與「雜劇」以及「西遊記」三部分來加以探討。

甲、「西域記」與「慈恩傳」中的觀音

「西域記」中有多處跟觀音有關的記載。像迦畢試、烏仗那、覲貨羅、恭建那補以及奔那伐潭等五國中的觀音（阿嚩盧枳低濕伐羅）菩薩像，「威靈潛被，神迹照明」，人或絕粒祈請，或誓死爲期，菩薩感其精誠勤懇，輒現「妙色身」相慰（註四十二）。羯若鞠闍國戒日王襲位之前，曾往殑伽河（卽恒河）岸精勤請辭，菩薩告以若能「慈悲爲志，傷憫爲懷」，則日後當王五印度（註四十三）。摩揭陀國內有觀音像的總共六處。其中，鞞羅釋迦伽藍中的菩薩像以鍮石鑄成，「威神肅然，冥鑒遠矣」；鉢羅笈菩提山菩提樹垣有兩軀當做標界的菩薩像；樹垣東面精舍中的觀音像以白銀鑄成，高十餘尺。樹垣西北的鬱金香塔爲檀矩吒國商主所建；按該商主曾於汎舟遇險時，與諸侶至誠稱念菩薩名稱，「俄見沙門威儀，庠序杖錫凌虛而來拯溺，不踰時而至本國」，故建該塔以效供養。另外，摩揭陀國宮城那爛陀僧伽藍南面與附近一精舍中，也都各立有菩薩像（註四十四）。而因陀國勢羅窣訶山東北迦布德迦伽藍以南二、三里外更有一孤山靈峻；該山崇峻，「樹林鬱茂，名花清流，被崖注壑」；山上的精舍與靈廟，剏剛極工；正中精舍有觀音像，「軀量雖小，威神感肅；手執蓮花而戴佛像」；人若斷食以誠相感，輒見菩薩「妙相莊嚴，威光赫奕，從像中出，慰喻其人」。（註四十五）

「西域記」中還有兩處對觀音顯迹有相當生動的記載。其一是馱那羯磔迦國婆毗吠知諭師爲了待見慈氏菩薩（卽彌勒佛）起見，曾往觀音像前誦「隨心陀羅尼」，絕粒飲水，歷時三年，終獲觀音親授秘方（註四十六）。另一處的記載跟觀音的住處有關；該處說，秣羅矩吒國南方海濱，

秣刺耶山東有布咀洛迦山，山徑危峻，巖谷敝傾；山頂有池，其水澄鏡，派出大河，周流繞山二十市入南海。池側有石天宮，觀自在菩薩往來遊舍；其有願見菩薩者，不顧身命，厲水登山，忘其艱險。能達之者，蓋亦寡矣。而山下居人祈心請見，或作自在天形，或爲塗灰外道，慰喻其人，果遂其願。（註四十七）

「華嚴經」等釋典上所指的正是此山；這在上文已經提過。

「慈恩傳」中提到觀音的次數不多（註四十八），與玄奘有關的則只有三處。一處是戒賢法師曾夢見觀音來告以玄奘將於三年後抵那爛陀寺學法之事（註四十九）；另一處是玄奘曾往上文提過的孤山靈像去跪求三願（註五十）。而最重要的一處則是有關玄奘夜渡瓠蘆河和橫越莫賀延蹟的經過。當時，法師與一胡人渡河後，兩人相隔五十餘步，正在下褥酣眠，胡人却突然拔刀徐向法師的方向過來；法師疑有異心，遂起身誦念觀音菩薩，胡人見狀，這才退回原處。他通過玉門關以後，才然來到長達八百里而又鳥獸絕跡、水草全無的沙河，「唯一心念觀音菩薩及般若心經」；途中，又「逢諸惡鬼，奇形異類，遶人前後，雖念觀音，不得全去，卽誦此經，發聲皆散，在危獲濟，實所憑焉」。隨後，他迷失方向，又傾覆水袋，在進退失據、人馬俱困之際，復遇妖魘現形、風沙如雨，於是「專念觀音」，而得「心無所懼」。但滴水全無，口腹乾焦，難以前進，只好臥身沙中，「默念觀音」，懇求菩薩慈悲救苦，雖困不捨，心心無輟；到第五個夜半，忽覺涼風觸身，於是人馬俱得蘇息。正要稍事睡眠，却「夢一大神，長數丈，執戟麾曰：『何不強行而更臥也？』」法師從夢中驚醒，卽刻進發；走過數里後，終於來到一處有草有水之地。至此而得身命重全。法師覺得那處水草，「固是菩薩慈悲爲生，其志誠通神」而生成的。（註五十二）

此處有兩樁事情值得我們注意的。首先，玄奘在渡過沙河時，念觀音而諸鬼不得全去；一誦「心經」則皆散。按「心經」是觀音果證般若、照見五蘊的心得，爲大般若經六百卷的精髓，用以祈求觀音以其功德、妙智度苦解厄、驅邪逐魔，故其驅鬼的威力當較光念觀音爲大。其次，陳寅恪認爲玄奘所夢見的大神就是「西遊記流沙河沙僧故事之起源」（註五十二）；杜德橋（

Glen Dudbridge) 引「成菩提集」，亦以為該大神就是日後的深沙神（註五十三）。陳炳良則持反對的意見。他認為深沙神或沙悟淨都該「當作水神」；把該大神視為深沙神或沙悟淨，並「沒有充分可靠的證據」（註五十四）。其實，觀音身成的三十二應當中，四天王、天大將軍等都是大神；更何況他有萬億化身，可以隨願示現。再者，就「西域記」與「慈恩傳」上的記載看來，玄奘所知的觀音應屬男身；而從宗教信仰的觀點來看，玄奘心默求的既然是觀音，則夢見「華嚴經」上所謂的「勇猛丈夫觀自在」（註五十五），當為合情合理。準此而言，則該神應為觀音才對。

乙、「詩話」與「雜劇」中的觀音

「詩話」中為取經人解難釋厄的不是觀音，而是大梵天王。觀音曾以梵王示現；因此，我們似乎可以說，「詩話」中的大梵天王實則就是觀音。但「詩話」開始不久，猴行者帶法師去的地方不是香山或普陀山，而是大梵天王宮（第三節）。再說，「詩話」也提到香山「是千手千眼菩薩之地」（第四節）。因此，我們不必將梵王和觀音混為一談。

「詩話」中只提觀音的住處、形象和名號，而「雜劇」中的觀音則對取經之事表露了主動而積極的關懷。「雜劇」以「唐三藏大朝元」終，而以「觀音佛說因果」始。全劇首以觀音出場說明其自身的住處、名號、來歷以及取經因緣等，可說是交待了全劇的梗概：

旃檀紫竹隔凡塵，七寶浮屠五色新。佛號自稱觀自在，尋聲普救世間人。老僧南海普陀洛伽山，七珍八寶寺紫竹旃檀林居住。西天我佛如來座下上足徒弟，得真如正徧知覺。自佛入涅槃後，我等皆成正果。涅槃者乃無生無死之地。見今西天竺有大藏金經五千四十八卷，欲傳東土，爭奈無箇肉身幻軀的真人闡揚。如今諸佛議論，着西天毘盧伽尊者托化於中國海州弘農縣陳光蕊家為子，長大出家為僧，往西天取經闡教。（第一齣）

此後，她掌握了一切事件的發展。她知道陳光蕊將有水難，早已傳法旨，令南海龍王隨所待令。適巧陳光蕊購魚放生，救了洪江龍王一命（第一齣）。隨後，陳光蕊遭水賊害命，龍王遂借此報恩，將他救入水府為師。觀音又知道毘盧伽尊者有難，遂又傳旨，一面令龍王沿海守護（第二齣），同時令伽藍報與金山寺丹霞禪師知悉，以便收養（第三齣）。等到十八年後玄奘了却

復仇的心願，這才再下佛旨，讓陳光蕊回陽，而使父子得以團圓（第四齣）。

觀音接着便安排取經的事宜。她囑咐虞世南舉薦玄奘赴京祈雨救民，並要玄奘前往西天取回大藏金經五千四十八卷，以求國安民樂（第五齣）。然而，靈山路遙山高，多有妖怪魔障。爲了要使唐僧沿途無事起見，觀音奏請玉帝差十方保官聚於海外蓬萊三島上，好在保書上畫字（第八齣）。同時，她還命木叉將南海火龍變成的白馬送給唐僧當坐騎（第七齣）；又抄化通天大聖，着令護法西去（第十齣）。唐僧在西行途中曾遭豬精攝走，觀音應悟空之請，遣二郎神相助才得解厄（第十六齣）；唐僧師徒路阻火焰山，觀音又應悟空之請，遣水部滅火（第二十齣），才得繼續前進。不過，觀音的法力雖高，還不足以完全解除唐僧的魔障。比方說，她不知道紅孩兒的來歷；因此，唐僧被紅孩兒擒走後，她只好去見佛祖，由佛祖收伏紅孩兒和鬼子母，這才解除了唐僧的厄難（第十二齣）。

丙、「西遊記」中的觀音

「西遊記」中的觀音全名是「南海普陀落伽山大慈大悲救苦救難靈感觀世音菩薩」。她的面貌清晰，對於取經一事的參與較諸「雜劇」中的觀音更爲主動、積極而有效。書中對她有過兩度刻意的描述。首度描述是在她行近佛前表示願往東土尋找取經人之時；但見她：

理圓四德，智滿金身。纓絡垂珠翠，香環結寶明。烏雲巧疊盤龍髻，繡帶輕飄彩鳳翎，碧玉紐，素羅袍，祥光籠罩；錦絨裙，金落索，瑞氣遮迎。眉如小月，眼似雙星。玉面天生喜，朱唇一點紅。淨瓶甘露年年盛，斜插垂楊歲歲青。解八難，度羣生，大慈憫；故鎮太山、居南海，救苦尋聲，萬稱萬應，千聖千靈。蘭心欣紫竹，蕙性愛香藤。他是落伽山上慈悲主，潮音洞裏活觀音。（第八回）

這番描述連同她的功德與住處也一併透露出來。另一次則僅作形象上的刻繪。當時，悟空因唐僧「身落天河」（第四十八回）而到南海求助；他在紫竹林睜眼偷覷，

遠觀救苦尊，盤坐襯殘簪。懶散怕梳妝，容顏多綽約。散挽一窩絲，未曾戴纓絡。不掛素藍袍，貼身小襖縛。漫腰束錦

裙，赤了一雙腳。披肩繡帶無，精光兩臂膊。玉手執鋼刀，正把竹皮削。（第四十九回）

隨後，她就以這副「未梳妝」的模樣手提紫竹籃兒，到通天河去收金魚精，並以此「魚籃觀音」的形象示現。

「西遊記」書中對於落伽山的形勢與勝景亦有一番細膩的描繪：

包乾之輿，括坤之區。會百川而浴日滔星，歸衆流而生風漾月。潮發騰凌大鯤化，波翻浩蕩巨鯨遊。水通西北海，浪合正東洋。四海相連同地脈，仙方洲島各仙宮。休言滿地蓬萊，且看普陀聖洞。好景致！山頭霞彩壯元精，巖下祥風漾月晶。紫竹林中飛孔雀，綠楊枝上語靈鸚。琪花瑤草年年秀，寶樹金蓮歲歲生。白鶴幾番朝頂上，素鸞數次到山亭。遊魚也解修真性，躍浪穿波聽講經。（第五十七回）

觀音平素在南海落伽山普陀崖紫竹林潮音洞內寶蓮座上修行，左右有善財、龍女，又有木叉護法，紫竹林外有二十四路諸天看守，落伽山上有黑熊守護。出外則白鸚哥展翅前飛，由善財或木叉隨行，足踏祥雲，只見「香風繞繞，彩霧飄飄」。

「西遊記」所呈現的是個變化多端的世界。神佛仙妖中，像涇河龍王、雙叉嶺寅將軍、黃風嶺黃風怪、五莊觀鎮元子、白虎嶺屍魔、波月洞黃袍怪、平頂山妖魔、鍾南山全真、火雲洞紅孩兒、黑水河小鼉龍、通天河靈感大王、木仙庵樹精、小雷音寺黃眉老佛、獅駝洞三魔、比丘國國丈、無底洞女妖、隱霧山豹精、豹頭山獅精、天竺國假公主等都能變化自如。八戒有三十六般變化，悟空、二郎神、牛魔王和六耳獼猴都有七十二般變化的神通。而觀音則更有「無邊法力，億萬化身」（第十七回），能知道過去未來，又曾在書中變過疥癩遊僧、年高老母、凌虛仙子等形象。她的淨瓶可在瞬間「轉過三江五湖、八海四漢、溪源潭洞」，借來一海之水（第四十二回）。她會與李老君賭勝，將瓶中的柳枝放在煉丹爐裏「炙得焦乾」後插回，只過一晝夜，「復得青枝綠葉，與舊相同」（第廿六回），可見瓶內的甘露水有起死回生之效。

然而，觀音最令人敬服的是她的廣大慈悲。而她對取經一事的關懷便是全然出諸於此。她聽佛祖說，南瞻部洲之人「貪淫樂禍，多殺多爭」（第八回），要有三藏真經才能「超脫苦惱，解釋災愆」（第九十八回），遂生慈悲而應徵主理取經之事。她勸化五聖參加取經，當然亦是出於同樣的心腸。她知道他們的前生都犯有罪愆，才會在此世遭受種種苦惱。他們固然是咎由自取，但唐僧聽經不專、悟空欺天誑上、八戒借酒撒潑、沙僧失手破盞以及玉龍燒燬明珠，都是一念之差或一着之誤的結果；

何況，唐僧一心向佛，悟空、八戒、沙僧和玉龍也都表示知悔，情願改過。對菩薩來說，芸芸衆生皆可憐愍，無可恨者，亦無不可救藥者；善者固然可得救度，惡者只要翻然悔過或胸泛善端，從前的罪愆儘管深重難測，也有獲救的指望。因此，她不忍再見五聖多造惡業而終遭厄運，倒是亟望他們苦海無邊，回頭是岸。

但救贖不能不勞而獲，而須腳踏實地，從接受「災愆患難」的種種考驗中，去具體表現懺悔的誠意，等到道緣成熟，才能如願以償，終獲善果。職是之故，她在前來東土途中，勸沙僧不可一誤再誤，而應皈依佛門，不再傷生；給八戒指點迷津，並予忠告善導，要他棄絕「兇心」，不再「造孽」；拯救瀕臨斬首的玉龍，送到深澗；爲受困中的悟空指出「秉教伽持」、「再修正果」的生路；又在長安「顯聖化金蟬」，促成了取經的因緣。這些作爲都是旨在使苦惱中的個別生命，透過參加取經以濟助廣大生命的偉舉，去達成重獲天恩的願望。

同時，爲了使五聖在完成取經的偉業後，能以新面目、新姿態出現起見，觀音還在西行途中爲他們安排種種考驗與試煉，依其罪愆，隨類施教。龍馬的過失是忤逆不馴，故須馱着唐僧，在十四年的寒暑中，走完十萬八千里的路程，以滅除傲性。沙僧犯的是怠忽職守的罪；因此在遠赴靈山的途中，要以牽馬來表現負責盡職的精神。八戒是因前生酒色亂性而轉世爲豬；爲此，他得在塵世面對性的挑逗，從戒慾中學習約束自我，尋回自我。表面上，唐僧取經是爲了圖報皇恩；其實，他是因輕慢大教，故須在正果旃檀之前歷險遇難以震撼靈魂，提醒他要敬重佛法。南極星君奉觀音之命送金蟬投胎時曾囑咐滿堂嬌說：「此子一異日聲名遠大，非比等閑。劉賊若回」，必然加害，「汝可用心保護」，「日後夫妻相會，子女團圓，雪冤報仇有日也」（第九回）。據此推測，則觀音自從「金蟬遭貶」以後，就已時時護佑，因此像「出胎幾殺」、「滿月拋江」和「尋親報冤」諸難也都在她的掌握之中。由於惟恐唐僧在取經途中橫遭不測，觀音不但贈他錦襴袈裟和金環錫杖，還給他龍馬以爲腳力，勸化三徒以茲隨行，同時又陰遣四值功曹、五方揭諦、六丁六甲與護法伽藍以爲護法；這些安排無非是要他在前往靈山的路上雖遇險巖苦磨而不致傷命損身。由此說來，觀音對唐僧的設想是極其周詳了。

然而，五聖當中從觀音那裏獲得最多啓迪和教育的，還當推悟空。當初，悟空大鬧天宮時，觀音曾先遣惠岸協助天兵，隨後舉薦二郎神，才將悟控制服。準此，她在勸化悟空加入取經行列之前，早就對他有了相當的瞭解。悟空被壓在五行山下時，

佛祖曾用一張寫着「唵、嘛、呢、叭、咪、吽」(Om mani padme hum)的六字金帖將他封住(第七回)。這六個金字就是密教的六字大明咒。「唵」指「歸命」、「歸依」；「嘛呢」即「摩尼(珠)」或「如意(寶珠)」；「叭咪」意為「蓮花」；「吽」為「摧破」之意。「嘛呢叭咪」指「蓮華寶座上的如意寶珠」，即指「觀自在菩薩手持如意寶珠坐在蓮花寶座上」。合起來說，這六字明咒的意思是：「歸依蓮花寶座上的觀自在菩薩以摧破四魔三障」(註五十六)。這樣看來，佛祖早就有意要悟空透過觀音的救援去成正果了。而觀音以慈悲為懷，當然樂意促成此事。觀音知道悟空桀驁難馴，但他既已表示知錯，因此在唐僧離開長安之前，只以袈裟和錫杖相贈；這或許就是為了察看悟空是否真的心口相符、言行一致。她要悟空拜唐僧為師，就是要唐僧以「蒙師」的身份對悟空施以管教。但悟空一經脫困，就故態復萌，依舊驕縱自恣，只因斬殺六賊被唐僧說了幾句，就氣極出走，不受管教。可見道心難堅，不用緊箍兒加以約束，實不足以叫他接受教誨，更遑論偕同踏上漫長的瑜伽門路去修道了。關於這點，我們只要聽聽「徒澗換馬」(第十五回)一難中觀音對悟空說的話自可明白；當時，悟空抱怨觀音「生方法兒害我」，而觀音則對他說：

你這猴子！你不遵教令，不受正果，若不如此拘係你，你又誑上欺天，知甚好歹！再似從前撞出禍來，有誰收管？——須是得這個魔頭，你纔肯入我瑜伽之門路哩！

悟空對這番話沒有作進一步的抗議，則這似乎正是表示他也承認自己確需外力的束縛才能就範。

有了這個「魔頭」為憑以後，觀音便開始直接或間接對悟空施以啓迪和教育。在間接方面，她透過唐僧教以基本生活規範和佛家好生之德(註五十七)。在直接方面，她則親自予以隨機啓迪。譬如，觀音在「失却袈裟」(第十七回)一難中變作凌虛仙子，悟空見狀稱妙；觀音就笑着說：「悟空，菩薩、妖精，總是一念；若論本來，皆屬無有。」對悟空來說，這無疑是最好的激勵；他能「心下頓悟」，實有堅定道心的功效。同時，觀音還教以做小服低之道和慈悲好善之方。她在「徒澗換馬」一難中，怪悟空「專倚自強」，不肯「稱讚別人」；唐僧「失却袈裟」，她就怪他賣弄寶貝、發火行兇，又敢「放刁」；取經團體難渡流沙(第廿二回)，她怪他「又逞自滿」；而悟空推倒人參果樹，她則怪他「不知好歹」(第廿六回)。這些責備的話都是針對悟空的傲氣而發，也正指出了他個性上的弱點。

至於慈悲之道，觀音更是教無遺力。觀音對芸芸衆生都表示了同等的關懷與哀愍。她見黑熊精的洞府「有些道分」，已經油然而生「慈悲」(第十七回)；雖覺紅孩兒野性難馴，却也不會「傷他性命」(第四十二回)。她用禁箍兒套住黑熊精，是爲了收其「頑性」；給紅孩兒戴上金箍兒則是因「此怪無禮」。她念動禁箍兒咒，只叫黑熊精「頭疼」難禁，「滿地亂滾」，要他皈正去當守山大神。她默誦金箍兒咒，也只叫紅孩兒「搓耳揉腮，攢蹄打滾」；而叫他「一步一拜，只拜到落伽山」，則是因他雖已降伏，而「野心不定」之故。觀音收伏黑熊精後，悟空讚嘆她「誠然是個救苦慈尊，一靈不損」；她在制伏紅孩兒之前，命號山土地衆神將方圓三百里內的生靈移開，小獸雜蟲全送到巔峯之上，這才倒出淨瓶內的一海之水，難怪悟空見了會在一旁讚嘆她是個「大慈大悲的菩薩」。觀音這兩次以箍兒降魔的舉動，主要就是在示悟空以慈悲之道。其後，唐僧因悟空誅草寇而「再貶心猿」(第五十六回)。悟空自覺顏面全失、走頭無路，遂到南海控訴唐僧「忘恩負義」、「不察皂白」的因由；但觀音對他說：「草寇是人身」，不同於精怪，只該加以祛退，而不該打殺，因此還是悟空「不仁」「不善」。觀音只評悟空的不是，對唐僧的做法毫無微詞；足見她這次除了對悟空曉以慈悲之方外，還順便對他教以做小服低的道理。

觀音雖對悟空的行徑多有責怪，却也非一味辭嚴色厲。悟空逞強或放刁時，固然給予責備；在「降妖取后」(第七十一回)「一難撒賴不還金鈴，也以念咒相脅。但她在「徒澗換馬」一難後，曾好言勸勉悟空要「盡心修悟」，並告訴他說：「假若到了那傷身苦磨之處，我許你叫天天應，叫地地靈。十分再到那難脫之際，我也親來救你。」隨後又贈他三根救命毫毛，做爲「隨機應變，濟急脫苦」之用。有時，像在「再貶心猿」一難後走頭無路之際，悟空會想到南海去訴苦；他固然反遭怪責，但觀音在給予「公論」後，還安慰他一番，替他看「祥晦」，並予暫時收留，以待時到歸隊，繼續同去取經，「了成正果」。除了這些善言公論外，觀音有時也會像在「請聖降妖」中那樣要悟空用救命毫毛「爲當」來加以作弄，害得悟空不知如何是好。但無論是慈是嚴，她都不會漠視過悟空的問題，而是時時以其廣大的神通爲他解除困難。在西天路上，悟空曾先後請來靈吉菩薩、天宮二十八宿、西海摩昂太子、太上老君、昴日星官、李天王、如來佛、二郎神、彌勒佛、毘藍婆、太乙救苦天尊、四木禽星等神佛來掃除魔障；而觀音也在悟空束手無策之際，在「徒澗換馬」中收玉龍，在「失却袈裟」後伏黑熊精，在「流沙難渡」(第廿二回)時降沙僧，在「風攝聖僧」(第四十回)後擒紅孩兒，在「身落天落」(第四十二回)後捉金魚精，又在五

莊觀醫治人參果樹（第廿五回），在「無底洞遭困」（第五十五回）中透露妖魔的來歷，並在「滅法國難行」（第八十四回）前變成老母報信。就比例上來說，她為取經團體解決的問題最多。

不過，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西行途中的厄難多是她有意無意中安排的。這一方面是由於唐僧師徒「魔障未完：故此百靈下界，應該受難」（第六十六回）；另一方面則是佛祖要他們「苦歷千山，遠經萬水」（第八回），以試探是否堅心誠意之故。對觀音來說，這是對他們施教的良機；因此，她請普賢、文殊和黎山老姆來「四聖顯化」（第廿三回），以財色考驗禪心；向李老君三借金銀童子來讓唐僧師徒在「平頂山逢魔」（第卅五回）；讓自己跨下的金毛犼去造成「降妖取后」（第七十一回）一難；又促成他們在「通天河落水」（第九十九回），以符合藏數。「西遊記」書中對其他諸難雖未曾明白說出是否為觀音所造，但由她能知過去未來這樁事實看來，那些魔障當然也在她的預料與掌握之中才對。無論如何，觀音在造難和釋厄的過程中，的確給了唐僧師徒——尤其是悟空——充分的啓迪與教育。

唐僧對其三徒來說是個不苟言笑的嚴師，而觀音對取經五聖的關懷與寄望則一如慈母。對這樣一位慈母，他們只有叩頭頂禮，聽受教誨。每逢觀音現身，唐僧總是磕頭禮拜，沙僧亦倒身下拜，而八戒則撇了釘耙，朝上磕頭。悟空本來是個不伏天地管轄的混元上真，曾以其廣大神通屢敗天兵、大鬧天宮；因此，他敢逕闖南天門，直到通明殿下；對玉帝一向只「唱個大喏」，對衆仙也只說「列位起動」。玉帝雖曾在「金鑾殿變虎」（第卅一回）、「心猿遭害」（第四十一回）、「收縛魔王」（第四十九回）、「小雷音寺」（第六十五回）、「趕捉犀牛」（第九十二回）諸難中給予適時的協助，但他的態度依舊不變。悟空也敢潛入兜率天宮，呼老君為「老官兒」，在「烏雞國救主」（第卅九回）一難中開口揩油，要四六對分金丹；有時，像在「金峴山遇怪」（第五十回）一難中，他到宮外，居然「不通姓名，一直逕走」，並且責問老君「縱放怪物，搶奪傷人，該當何罪」（第五十二回）。然而，面對觀音的無邊法力與慈憫關懷，他從來就不敢如此放肆；他只有像在「請聖降妖」一難中那樣，看着菩薩「賣弄神通」，將他「呼來喚去」。每到普陀巖，多半要等候通報才敢進去；即使急欲面陳，也不敢叫嚷吵鬧。每見菩薩，若非「合掌跪下」，就是「端肅專誠」，「倒身下拜」。由於他對觀音這麼真誠敬重，因此跟她同行時，還惟恐掀露身體，以致不敢在她面前施展斛斗雲。（第四十二回）

正由於對觀音的敬重，唐僧師徒都時時記取她的教誨。自從接受觀音的勸化以後，龍馬就心心領悟，堅意西行，向來不曾表示後悔之意。唐僧曾在「回聖顯化」一難時，叫沙僧留下來入贅，但沙僧說：「弟子蒙菩薩勸化」以來，未「曾進得半分功果，怎敢圖此富貴！寧死也要往西去，決不幹此欺心之事」。龍馬和沙僧牢記觀音的囑咐，不但表現了堅誠求經的心意，還進而拿觀音的囑咐來勸告悟空和八戒。悟空曾在「號山逢怪」（第四十回）時發言散伙，但沙僧馬上勸他不可「違了菩薩的善果」，悟空才回心轉意。八戒剛剛歸依不久，唐僧惟恐他「在家心重」，叫他「回去」，而他則表示既已「受了菩薩的戒行」，故「誓無後悔」（第廿回）。儘管他也曾記取觀音的善言而堅意求經，但他畢竟還是「在家心」過重，遂成爲五聖中最常提議散伙的一位。沙僧曾因而兩度好言慰勉（註五十八）；而龍馬亦曾在唐僧「金盃殿變虎」（第卅回）時，想起「功果」而力促八戒「休生懶惰」，不可散伙（註五十九）。這幾次危機都使取經團體幾近解體；若非其中的份子記取觀音要他們成就的功果，取經的偉業恐怕就要半途而廢、功虧一簣了。

結 語

觀音的出身最早見諸釋典，因此要深入瞭解西遊故事中的觀音，就得先瞭解釋典中的觀音。觀音本爲男身，傳到中土後，經過一千年的流傳，終於變成女身。有關觀音爲女身的說法，「從容錄」和「編年通論」都已敘及；而俗文學中的「香山寶卷」則將佛家典籍裏的歧見融通貫一。西遊故事亦顯露了觀音變性的現象。「西域記」記述玄奘所歷的西域諸國；「慈恩傳」的前五卷則記述玄奘遊歷佛國的種種。前者說觀音「威神感肅」、「威光赫奕」，並指其住處在布呾洛迦山；後者雖不曾透露觀音的性別，但觀音在印度向爲男身。由此可知這兩部書中的觀音都是男身。妙善公主的傳說在北宋就已確立；「詩話」既流行於南宋，又提到「香山」與「千山千眼菩薩」等名稱，可見該書裏的觀音，其前身當非不洵或寶意，而應是妙善公主。「雜劇」上說她是南海普陀落伽山紫竹旃檀林七珍八寶寺觀自在，仍應是妙善公主傳說的延長，但其住處則已遷到舟山羣島中的普陀山。「西遊記」上說她是南海落伽山普陀崖紫竹林潮音洞觀世音菩薩；至此，觀音已定型成爲中國化的慈悲女神了。

不管觀音的前生是男是女，都經修道的過程而成佛。不洵和燃素如此，由蓮花化生的寶意亦是如此。妙善公主尤其是因了

悟浮世短暫與萬物無常的道理而潛心修佛；她曾受盡了塵世的苦磨，又曾魂遊地府，最後還捨去手眼、捐棄凡軀，才終得果證菩提。用神話學的術語來說，觀音有過由生而死、由死復生的經驗。正由於她本身已先有了這種渡過苦海、登上彼岸的經驗與能力，故能為煩惱衆生導航與護航，協助他們渡過苦海，登彼覺岸。

「西域記」和「慈恩傳」都載述佛國的種種現象；而如來既為佛教之祖，跟他有關的傳說和神話當然最多。玄奘在遊歷期間所觀禮的不外是些佛堂、佛像、佛牙、佛骨、佛髮、佛鉢、佛杖、佛帚、佛迹（諸如佛祖的座跡、足跡、居所、說經處、止息處、浣衣處、經行處、宣教處、留鉢處及其降邪神、惡龍、醉象、葯叉、外道、鬼子母等神異靈驗）（註六十）等等。觀音在這兩部書中所佔的份量雖然不如佛祖多，但在緊要關頭時却能給予玄奘精神上的護佑與鼓舞。

「詩話」中的觀音不曾參與取經；「雜劇」和「西遊記」中的主宰是佛祖，而不是觀音。「雜劇」中說，派毘盧伽尊者托生東土是「諸佛議論」的結果，但取經則依舊是佛祖的主意。這點在「西遊記」裏表現得更為明顯。他用六字明咒封住悟空；由心苗中生出三箍；將金蟬貶落塵世；又命觀音東來尋找取經人時，「不許在霄漢中行，須要半雲半霧；目過山水」，「踏看路道」（第八回），都有其用意。他在「雜劇」中伏愛奴兒、降鬼子母（第十二齣）；在「西遊記」中辨識六耳獼猴（第五十八回）；制服大鵬金翅鵬（第七十七回）；派四大金剛助擒牛魔王（第六十一回）；又告訴悟空去找李老君來捉回青牛（第六十六回）。這些都顯示佛法無邊。

觀音的法力雖然不如他大，但她出現在前景的機會較多，跟取經團體間的關係也因而較密切。她在「雜劇」中無法替唐僧解除愛奴兒之難；在「西遊記」中，除了未能辨識獼猴而外，還誤算取經所需的時間，並且漏排第八十一難（註六十一），再再顯示其法力上的缺憾。佛祖在「難辨獼猴」一難中說她「法力廣大，只能普閱周天之事，不能偏識周天之物，亦不能廣會周天之種類」，正是此意。再者，「雜劇」凡二十齣；觀音在第一、四、七、八、九、十、十二和二十等八齣出現。「西遊記」共百回，觀音則僅在第六、八、十、十二、十五、十七、廿二、廿三、廿六、四十二、四十九、五十五、五十七、五十八、七十一、八十四、九十八、九十九等十八回中有所作為；可以說，從該書的後半部起，她就絕少出現，悟空陷於困境時不再向她求援，而取經團體遇難也非她來才能解決（註六十二）。然而，我們應該注意的是：取經的事由她親手促成，佛祖的構想因而具

體實現；尤有進者，她利用五聖取經的機會，給予適時而適切的教育，其目的則是寄望他們能夠除了以功折罪外，還能進而果證菩提，重獲天恩。

如此說來，觀音實已在其現身的各個場合中，爲自己建立了一位慈母的形象。我們若將「西遊記」中的主要女性角色分成兩組來看，則白虎嶺屍魔、琵琶洞蝎子精、盤絲洞蜘蛛精、無底洞鼠精、天竺國兔精等都屬「惡母」型；毘藍婆、文殊菩薩、普賢菩薩、黎山老姆等則應屬「慈母」型（註六十三）。前者或欲採取唐僧的元陽以成太乙上仙，或欲吃唐僧的肉以得長壽長生，都會給唐僧帶來靈肉的死亡；即使像西梁國女王那樣只想跟他「陰陽配合，生子生孫，永傳帝業」（第五十四回），也會叫他永沉阿鼻地獄。後者中的文殊菩薩等雖曾在「四聖顯化」一難中以財色誘惑唐僧師徒，但那只屬考驗而已，其動機跟「惡母」型的女性顯然迥異。何況，黎山老姆曾在「多目遭傷」（第七十三回）一難向悟空透露妖魔的來歷；文殊和普賢二位菩薩也曾在「請佛收魔」一難中替取經團體釋厄。這樣看來，他們基本上都旨在促成「求經之善」，以使五聖成真。觀音正是「西遊記」書中的典型慈母，對於五聖所代表的苦惱衆生總是以其憐愍的胸懷去諄諄善誘、隨機開導。（註六十四）

正因如此，觀音一向深獲文家的好評與民間的敬仰。有些文家認爲玉帝怯懦而虛偽，是個「菜包」（註六十五）；道教領袖李老君是個「煉丹的老頭子」，「好像很精細」，但只知「報私怨」、「作威作勢」，「氣狹而狠毒」，「殘酷」而「兇暴」，「無用」而「醜態畢露」，叫人「覺得可笑」（註六十六）；太白金星這位和事佬「養尊處優」，一味姑息苟安，「滑頭而無信」（註六十七）；而佛祖縱任「佛門弟子要求賄賂」（註六十八），未免有失一教之主的尊嚴。這些神佛空有「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威」（註六十九），實則都成了諷刺揶揄的對象。文家對於「西遊記」中的觀音則鮮有微詞（註七十）；相反的，他們大抵都對她表示愛敬與崇仰之意。我們從「冥祥記」、「拾遺記」、「轉因錄」、「稽古略」、「往生集」、「廣嗣錄」、「釋門正統」、「文獻通考」、「法苑珠林」、「歷代通載」、「比丘尼傳」、「觀音玄義疏記」、「武林高僧事略」、歷代高僧傳（註七十二）以及當代的各種佛教刊物中知道觀音的靈感顯應屢見於人間。而從「後列國誌」（註七十二）、「大悲寶卷」、「彩蓮寶卷」、「魚籃寶卷」、「救苦寶卷」、「普陀寶卷」、「希奇寶卷」、「銷釋真空寶卷」、「觀音濟度本願真經」、「觀音菩薩魚籃記」、「觀音菩薩香山因緣」、「金魚翁證果魚兒佛」、「銷釋白衣觀音菩薩送嬰兒下生寶卷」（註七十三）等作品以及

一些觀音的傳記（註七十四）中，又知她在民間確是一位廣受歡迎與備受崇拜的菩薩。

註釋

- 註一：百回本「西遊記」（臺北：華正書局，民國七十一年）；本文所引文字，除非另有註明，否則皆係據此版本。
- 註二：「西遊記人物辭典」（香港：廣智書局，一九五六）。
- 註三：西遊記八十一難共可分成四十四個故事；說見拙著「論西遊故事中的悟空」，「中外文學」，十卷十一期（民國七十一年四月），頁五十二～五十八。
- 註四：參見潘家洵，「觀世音」，「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一），二集十四期（一九二八年一月），頁四〇六～四〇七；張沅長，「觀音大士變性記」，「聯合報」，民國六十九年一月十五日，八版。
- 註五：「香山寶卷」的藏本有二：一為同治七年的刊本；一為民國三年上海文益書局石印本。說見澤田瑞穗，「增補寶卷の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一九七五），頁一二六。本文所據版本藏於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刊行時間與地點不詳。
- 註六：玄奘譯、辯機撰，「大唐西域記」（臺北：廣文書局影印本，民國五十八年）；本文所引文字，除非另有註明，否則皆係據此版本。
- 註七：慧立撰、彥悛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臺北：廣文書局影印本，民國五十二年）；本文所引文字，除非另有註明，否則皆係據此版本。
- 註八：「大唐三藏取經詩話」，收在楊家駱主編，「宋元平話四種」（臺北：世界書局，民國五十四年）；本文所引文字，除非另有註明，否則皆係據此版本。
- 註九：楊景賢，「西游記」雜劇，收在隋樹森編，「元曲選」外編
- （臺北：中華書局，民國五十六年）；本文所引文字，除非另有註明，否則皆係據此版本。
- 註一〇：見「西域記」，卷三，頁四；又參見唐大乘「基法華玄贊」，卷二，頁十；「觀音普門品玄義」，在弘贊編，「觀音慈林集」（以下簡稱「慈林集」），「卍續藏經」（臺北：中國佛教會影印卍續藏經委員會，民國六十三年），頁二九二。
- 註一一：「悲華經」，在「慈林集」，卷上，頁二九二。
- 註一二：見「觀世音大勢至菩薩授記經」，同前引書，頁二九二～二九三。
- 註一三：見「大悲陀羅尼經」，同前引書，頁二九三。
- 註一四：見「楞嚴經」，同前引書，頁二九四～二九七。
- 註一五：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廣雅書局刊本，清光緒卅二年），卷四十（莊嶽委談上），頁三。
- 註一六：同前引書，頁二。
- 註一七：見李百葑，「北齊書」（藝文印書館據清乾隆武英殿刊本景印），卷三十三，頁六。
- 註一八：「增補搜神記」（上海涵芬樓影印本），附在「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麗慶叢書影印本）（臺北：聯經出版社，民國六十九年），頁五七二～五七四。
- 註一九：「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從容庵錄」，在「卍續藏經」，第一一七冊，卷四，頁三五九。
- 註二〇：（宋）祖琇，「隆興佛教編年通論」，在「卍字續藏經」，第一三〇冊，卷十三，頁二七七～二七八。
- 註二一：「香山寶卷」，卷下，頁一〇八～一〇九。
- 註二二：同前引書，頁一二六～一二七。
- 註二三：參見楊蔭深，「中國俗文學概論」（臺北：世界書局，民國

五十四年)，頁一〇三。

註二十四：該山的譯名見諸釋典者多有不同；參見丁福保編，「佛學大辭典」(臺北：華嚴蓮社影印本，民國五十年)，卷上，頁八五九；卷下，頁二二六〇、二八七七。

註二十五：『華嚴經』，在「慈林集」，頁二九七。

註二十六：參見「佛學大辭典」，頁二二六〇、二八七七。

註二十七：譬如，「編年通論」(頁二七八)指其地「在嵩嶽之南二百里，今汝州香山是也」；「三教搜神大全」(頁一七五)說是在「越國南海中間」；而「香山寶卷」(頁八十)則說該地是在興林國惠州澄心縣。

註二十八：「香山寶卷」，卷上，頁八十二。

註二十九：(元)盛熙明，「補陀洛伽山傳」，在「龍藏經」，第二五〇册，頁二五五與二五六。

註三〇：同前引書，頁二五六。

註三十一：『大佛頂首楞嚴經』，在「慈林集」，卷上，頁二九七。

註三十二：『佛說觀無量壽佛經』，同前引書，頁二九八。

註三十三：見『請觀世音菩薩消伏毒害咒經』，同前引書，頁二九九。

註三十四：見『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同前引書，頁二九四；『大佛頂首楞嚴經』，同前引書，頁二九四～二九五。

註三十五：見「大乘義章」(『四無量義八門分別』)，卷十一，「大藏經」，第四十四册(論疏部(四)、諸宗部(一))(臺北：中華佛教文化館大藏經委員會影印本，民國四十六年)，頁四八六。

註三十六：『大智度論』(『釋初品大慈大悲義』第四十二)，卷廿七，同前引書，第廿五册(釋經論部(4))，頁二五六。

註三十七：『大佛頂首楞嚴經』，在「慈林集」，卷上，頁二九七。

註三十八：『大乘莊嚴寶王經』，同前引書，頁二九八～二九九。

註三十九：見『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同前引書，頁二九四。

註四〇：『香山寶卷』，卷下，頁二〇八。

註四十一：同前引書，頁一二八。

註四十二：分見「西域記」，卷一，頁十六；卷三，頁四、十五；卷十，頁四；卷十一，頁九。

註四十三：同前引書，卷五，頁三。

註四十四：同前引書，卷八，頁九、十四、十五、十九；卷九，頁十五。

註四十五：同前引書，卷九，頁十九。

註四十六：同前引書，卷十，頁十五。

註四十七：同前引書，卷十，頁十八。

註四十八：見「慈恩傳」，卷三，頁一六；卷四，頁二。

註四十九：同前引書，卷三，頁十三。

註五〇：同前引書，卷三，頁廿二～廿三。

註五十一：同前引書，卷一，頁十三～十五。

註五十二：陳寅恪，『西遊記玄奘弟子故事之演變』，「陳寅恪先生論文集」(下)(臺北：三人行出版社，民國六十三年)，頁四一五。

註五十三：見 Glen Dudbridge, *The Hsi-yu chi: A Study of Antecedents to the Sixteenth-Century Chinese Nove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18-20.

註五十四：陳炳良，『中國的水神傳說和西遊記』，「書和人」，第一七七期(民國六十年十二月)，頁三～四。

註五十五：『華嚴經』，在「慈林集」，卷上，頁二九七。

註五十六：見望月主編，「佛教大辭典」(臺北：地平線出版社，民國六十六年)，第一册，頁三六八～三六九。

註五十七：有關唐僧對悟空的管教，詳見拙著『論西遊故事中的悟空』，頁卅四。

註五十八：參見拙著『論沙僧』，「中外文學」，九卷一期(民國六十

九年六月），頁一四七。

註五十九：參見拙著『論西遊故事中的龍馬』，「中外文學」，十一卷六期（民國七十一年十一月），頁一二八。

註六〇：見「西域記」，卷二，頁十，十六；卷三，頁二、六；卷五，頁四、十、十三；卷八，頁廿一；卷九，頁五；卷十，頁三、十、十七。

註六十一：參見『論西遊故事中的悟空』，頁五十。

註六十二：參照劉一明，「西遊原旨讀法」（上海：指南針，一八八〇年），卷上，頁八；陳敦甫，「西遊記釋義」（臺北縣：全真教全真觀，民國六十五年），頁卅四、卅五。

註六十三：有關「慈母」與「惡母」的原型，詳見 C. G. Jung, *Four Archetypes: Mother, Rebirth, Spirit, Trickster*, trans., R. F. C. Hull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9), pp. 15-16.

註六十四：參見 Margaret Mead and Martha Wolfstein, eds, *Children in Contemporary Cultur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5), p. 247.

註六十五：徐旭生，『西遊記作者的思想』，「太平洋」，四卷九期（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頁七。

註六十六：同前引書；又見趙聰，「中國四大小說」（香港：友聯出版社，一九六四年），頁一九〇。

註六十七：同前引書；又見姚詠蓁，「笑談西遊記」（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民國六十八年），頁廿二；薩孟武，「西遊記與中國古代政治」（臺北：三民書局，民國六十年）

，頁卅二。

註六十八：薩孟武，頁一七一；又見趙聰，頁一九〇。

註六十九：趙聰，頁一九七。

註七〇：參見甘豐穗，「和中學生談古典小說」（香港：世界出版社，一九七六年），頁廿七；又觀音院是觀音的「留雲下院」，其院主應以效法觀音的慈悲才對，却反因貪奪錦襪袈裟而謀害唐僧（第十七回）。作者或係以此來諷刺觀音；果真如此，則這實為「西遊記」書中唯一對觀音有微詞之處。

註七十一：見「慈林集」，卷中及卷下，頁三〇一、三二五。

註七十二：有關觀音的部份，在「後列國志」（臺南：大東書局，民國五十九年），第五十七回，頁二六五、二六六。

註七十三：這些作品中，「大悲寶卷」和「觀音菩薩香山因緣」為傅斯年圖書館藏書；「觀音菩薩魚籃記」收在「孤本元明雜劇」（臺北：粹文堂，民國六十三年），第五冊，頁三一四五、三一六四；釋湛然，「金魚翁證果魚兒佛」，收在「全明雜劇」（臺北：鼎文書局，民國六十八年），第七冊，頁四二九五、四三四四；『銷釋真空寶卷』，在「國立北京圖書館館刊」，五卷三期（民國廿年五月、六月），頁一三、四十七；其餘皆見「增補寶卷的研究」，頁一一七、一二八、一三四、一三五、一三七、一五一、二二七。

註七十四：譬如，元管道豐「觀音傳」、清俞正燮「觀音菩薩傳略考」和「觀音菩薩名義考」（見潘家洵，『觀世音』，頁四一〇）、曼陀羅室主人「觀世音菩薩傳」（臺中：聖賢雜誌社，民國七十年）等都是。